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三十七
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三十七

宋 蘇軾 撰

記十三首

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寳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城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寳黄金丹砂琉璃真珠栴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寳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

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若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饑人入於大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饑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

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
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
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
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
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
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巳來
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
出言語猶如鍾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

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
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理障
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
稽首西望而說偈言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
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
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
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
以我為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

蜜說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説蜜甜蜜更相説千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説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説我今説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

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曰以無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曰以無所得故而得如來與舍利

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于百工賤技承蜩意鉤履狶畫墁未有不同者也夫道之大小雖至於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而得則承蜩意鉤履狶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於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於刻琱及其相忘之至也則形容心術酧酢萬物

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觀之其神智妙達不既超然與如來同乎故金剛經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别以是為技則技疑神以是為道則道疑聖古之人與人皆學而獨至於是其必有道矣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來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嗚呼吾老矣安得數年之暇託於佛僧之宇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

會如來意庶幾於無所得故而得者謫居惠州終歲無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經藏者獨榜其所居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始吾南遷過虔州與通守奉議郎俞君括游一日訪廉泉入崇慶院觀寶輪藏君曰是於江南壯麗為第一其費二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湜嗣成之奔走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銖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錫也子能愍此三士之勞為一言記之乎葢吾心許

之俞君博學能文敏於從政而恬於進取數與吾書欲棄官相從學道自虔罷歸道病卒於廬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為出涕故作此文以遺湜錫并論孔子思無邪之意與吾有志無書之歎使刻于石且與俞君結未來之因乎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為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余其隣邑人也故知之為詳君既罷丹稜而余適還眉於

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别及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愼語言與人無親疎輙輸寫腑臓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記疏以為怨咎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既故人而簡易疎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廳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

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為彭城君每書來輙以為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堙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羊叔子之賢也令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且不足而况能及於子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頹垣廢井之間者茫然長

思而一歎也

秦太虛題名記并題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事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夕已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不時即至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弃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於恵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領憩于龍井亭酌泉據

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翳流水止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高郵秦觀題

覽太虛題名皆予昔時游行處閉目想之了然可數始予與辯才別五年乃自徐州遷於湖至高郵見太虛參寥遂載與俱辯才聞予至欲扁舟相過以結夏未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予倉卒去郡遂不

復見明年予謫居黄州辯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録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録以寄太虚也

奨諭勅記

勅蘇某省京東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奏昨黄河水至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生齒

并倉庫廬舍得免漂没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為中國患久矣乃者堤潰東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熈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東西北觸山而上皆清水無復濁流水高於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沉者三版父老云天禧中甞築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絶壕而南少西以屬於戱馬臺

之麓一自新墻門外絶壕而西折以屬於城下南京門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與武衛奉化牢城之士晝夜雜作堤堤成之明日水自東南隅入遇堤而止水緫六先水未至以薪芻為囊自城外塞之水至而後自城中塞者皆不足恃城中有故取土大坑十五皆與外水相應井有溢者三方皆積化無所取土取於州之南亞夫塚之東自城中附城為長堤壯其址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文濶倍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纜城下以

殺河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明年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發常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築外小城創木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樓之下一在上洪門之西北一在大城之東南隅大坑十五皆塞已而澶州靈平歸成水不復至臣某以謂黄河率常五六十年一決而徐州最處汴泗下流上下二百餘里皆阻山水尤深悍難落不與他郡等恐久遠倉

卒吏民不復究知故因上之所賜詔書而記其大畧并刻諸石若其詳則藏於有司謂之熈寧防河録云

石氏畫苑記

石康伯字幼安眉之眉山人故紫薇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廕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脱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謖謖然專求其所好長七

尺髯而黑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為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絶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遊知其急難甚於為巳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輙舁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二狀貌如四十許人須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為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

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册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故得其畫為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也似猶可貴况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筒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此言真有理令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録者獨著其為人之大畧云爾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黄州安國寺記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為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黄舍舘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却掃収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歎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

榭間一二日輙往焚香黙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僧曰繼連為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余是以媿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偽唐保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

之嚴麗深穩悦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汝州團練副使眉山蘇軾記

石鍾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鍾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鍾是説也人常疑之今以鍾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

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鍾鳴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鍾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竒鬼森然欲摶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

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鍾鼓不絶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鍾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

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絶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葢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

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韡殿上固已氣葢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賛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乗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葢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

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

熈寧十年余方守徐州聞河決澶淵入巨野首灌東平吏民恟懼不知所為有僧應言建策鑿清泠口道積水北入于古廢河又北東入于海吏方持其議言彊力辯口慨然論河決狀甚明吏不能奪卒以其言決之水所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有力焉衆欲為請賞言笑謝去余固異其人後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鄆來見余於宋

曰吾郓人也少為僧以講為事始錢公子飛使吾創精舍於郓之東阿北新橋鎮且造鐵浮屠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既成而趙公叔平請諸朝名吾院曰薦誠歲度僧以守之令將造五百羅漢像於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相潞公以降皆吾檀越也余於是益知言真有過人者又六年余自黄州遷于汝過宋而言適在馬曰像已成請為我記之嗚呼士以功名為貴然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使天下士皆如言論必作

作必成者其功名豈少哉其可不為一言

方丈記

年月日住持傳法妙門惟謹重建方丈上祝天子萬壽永作神主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宫同為浄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野吏亭記

故相陳文惠公建立此亭榜曰野吏葢孔子所謂先進於禮樂者公在政府獨眷眷此邦然庭宇日就圮缺凡

九十七年太守朝奉郎方侯子容南圭復完新之

南安軍學記

古之為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為學者四其大者則取士論政而其小者則絃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耻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

爔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其罪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未可終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屏之僰之寄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曰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

之圃葢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叙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葢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産毁鄉校何如子産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産仁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嘘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政可謂

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歷熈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為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

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為潮州軾自海南遂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贏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四日眉山蘇軾書

東坡全集卷三十七

東坡全集卷三十八

宋 蘇軾 撰

記十九首

衆妙堂記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葢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汛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

而已容有众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艸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葢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葢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子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

無饑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
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
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
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
道大師何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
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為記紹聖六年三
月十五日蜀人蘇某書

遺愛亭記代巢元脩

何武所至無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謂遺愛夫君子循理而動理窮而止應物而作物去而復夫何赫赫名之有哉東海徐君猷以朝散郎為黄州未嘗怒也而民不犯未嘗察也而吏不欺終日無事嘯咏而已每歲之春與眉陽子瞻游於安國寺飲酒於竹間亭擷亭下之荼烹而食之公既去郡寺僧繼連請名子瞻名之曰遺愛時𣪠自蜀来客於子瞻因子瞻以見公公命𣪠記之𣪠愚樸羈旅人也何足以知公採道路之言質之於子

贍以為之記

南華長老題名記

學者以成佛為難乎纍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以為易乎受記得道如菩薩大弟子皆不任問疾是義安在方其迷亂顛倒流浪苦海之中一念正真萬法皆具及其勤苦功用為山九仞之後毫釐差失千劫不復嗚呼道固如是也豈獨佛乎子思子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孟子則以

為聖人之道始於不為穿窬而穿窬之惡成於言不言人未有欲為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自其不欲為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為聖人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免也因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為盜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為用儒與釋皆然南華長老明公其始蓋學於子思孟子者其後棄家為浮屠氏不知者以為逃儒歸佛不知其猶儒也南華自六祖大鑒示滅其傳法得眼者散而之

四方故南華為律寺至吾宋天僖三年始有詔以智度禪師普遂住持至今明公葢十一世矣明公告東坡居士曰宰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即出世間等無有二今宰官傳授皆有題名壁記而沙門獨無有矧吾道場實補佛祖處其可不嚴其傳子為我記之居士曰諾乃為論儒釋不謀而同者以為記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記

瓊州惠通井記

禹貢濟水入於河溢為滎河南曰滎陽河北曰滎澤沱潛本梁州二水亦見於荆州水行地中出没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絶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其一曰此惠山泉也文饒為罷水驛瓊州之東五十里曰三山庵庵下有泉味類惠山東坡居士過瓊庵僧惟德以水餉馬而求為之名名之曰惠通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記

傳神記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减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

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鬚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為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頞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順濟王廟新獲石砮記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午某自儋耳北歸艤舟吳城山順濟龍王祠下既進謁而還逍遥江上得古箭鏃槊鋒而劔脊其廉可劌而其質則石也曰異哉此孔子所謂楛矢石砮肅慎氏之物也何為而至此哉傳觀左右失手墜於江中乃禱於神願復得之當藏之廟中為往來者駭心動目詭異之觀既禱則使没人求之一探而獲謹按禹貢荆州貢礪砥砮丹惟箘簵楛梁州貢璆鐵銀

鏤砮磬則楛矢石砮自禹以來貢之矣然至春秋時隼
集於陳廷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時人莫能知而問
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
不貢此久矣顔師古曰楛木堪為笴今豳以北皆用之
以此考之用楛為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為砮則自春秋
以來莫識矣可不謂異物乎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
陳於路寢孔子履藏於武庫皆以古見寶此矢獨非寶
乎順濟王之威靈南放于洞庭北被于淮泗乃特為出

此寶其不敢私有而留之廟中與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聖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熙寧手詔記

楊繪累奏罷諫職兼求外補及乞明加黜責蓋繪未深究朕意繪踈迹遠人立朝寡識不畏强禦知無不為始一見之便知其忠直可信故翌日即擢置言職知任亦甚篤矣今日降命蓋謂難與曾公亮兩立於輕重之間故當且避之卿可喻朕此意令早承命或示朕此札亦

不妨熙寧元年故翰林學士楊繪以知制誥知諫院上
疏論故相曾公亮事先帝直其言然未欲遽行也故除
公兼侍讀公力辭不已乃以手詔賜令龍圖閣學士滕
公元發使以手詔賜公公卒不受命而詔遂藏于家是
歲四月復除公知諫院以母憂去官其後二十年公没
於杭州喪過京師其子久中以手詔相示且請記之謹
按先帝臨御之初公與滕公皆蒙國士之知凡所以開
心見誠相期於度外者類皆如此未究其用為小人所

誣故困於外十有餘年先帝謹於用法故未即起公然知之未少衰也使先帝尚在公豈流落而不用終身者哉悲夫

應夢羅漢記

元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予將往岐亭宿於團封夢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過一廟中有阿羅漢像左龍右虎儀制甚古而面為人所壞顧之惘然庶幾疇昔所見乎遂載以歸完新而龕之設于安國寺四

月八日先妣武陽君忌日飯僧于寺乃記之責授黄州團練使眉山蘇某記

觀妙堂記

不憂道人謂歡喜子曰來我所居室汝知之乎況寂湛然無有喧爭嗒然其中死灰槁木以異而同我既名為觀妙矣汝其為我記之歡喜子曰是室云何而求我況乎妙事了無可觀既無可觀亦無可說欲求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世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說者如虛空

花究竟非實不說不觀了達無礙超出三界入智慧門雖然如是置之不可執偏强生分别以一味語斷之無疑譬用筌蹄以得魚兎及施燈燭以照丘坑獲魚兎矣筌蹄了忘知丘坑處燈燭何施今此居室孰為妙與萧然是非行住坐卧飲食語默具足衆妙無不現前覽之不有都之不無倏知覺知要妙如此當持是言普示來者入此室時作如是觀

法雲寺禮拜石記

夫供養之具最為佛事先其法不一他山之石平不容垢横展如席願為一座具之用晨夕禮佛以此皈依當敬禮無所觀時運心廣博無所不在天上人間以至地下悉觸智光聞我佛修道時芻泥巢頂需佛氣分後皆受報則禮佛也其心實重有德者至是禮也願一拜一起無過父母乘此願力不墮三塗佛力不可盡石不可盡願力不可盡三者既不可盡二親獲福生生世世亦不可盡令對佛宣白惟佛實臨之元祐八年七月中旬

醉鄉記

醉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鳥獸魚鼈雜居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黄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冐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榼之獻因姑射神

人以假道葢至其邉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蕈臻其鄉失路而道夭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升其糟丘階級迂僻南嚮而望不見醉鄉武王氏得志于世乃命周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五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絶而臣下之受道者往往初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數十人並遊醉鄉没身不返死葬其壤中

國以為酒仙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將遊焉故為之記

睡鄉記

睡鄉之境葢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癘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穀佚卧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遊冬而絺夏而纊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

其有利害以謂凡其所目見者皆妄也昔黄帝聞而樂之閒居齋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蓋至其鄉既寤厭其國之多事也名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為世以為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胈脛無毛剪爪為牲以救天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還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為王作禮樂伐鼓扣鐘雞人號于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黄帝之事因西

方化人而神遊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覩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棄其學而遊焉不得其塗大迷謬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愁傷生内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具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之化為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弗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囂然樂而忘歸從以為之徒云嗟夫予也幼而勤行長而競時卒不能至豈不迂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靜常齋記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靜泛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且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無生無死無終無始無後無先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離無著無證無修即是以觀非愚則癡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昏默默了不可得混混沌沌茫茫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可聞聞為真聞亦不可知知為真知是猶在聞知之域而不足以髣髴

況緣迹遂響以希其至不亦難哉既以是為吾號又以是為吾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逃然亦趨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

趙先生舍利記

趙先生棠本蜀人孟氏節度使廷隱之後今為南海人仕至幕職官南海有潘冕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盎南海俚人謂心風為盎盎嘗與京師言法華偈頌往來言云盎日光佛也先生棄官從盎遊盎以謂盡得我道盎

既隱去不知其所終而先生亦坐化焚其衣得舍利數升我與先生之子昶遊故得此舍利四十八粒盎與先生異迹極多張安道作先生墓誌具載其事昶今為大理寺丞知藤州元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授寶月大師之孫悟清使持歸本院供養巴郡蘇某記

北海十二石記

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鼉磯車牛大竹小竹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絶出没濤

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竒瑋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爛或作金色熈寧巳酉歳李天章為登守吳子野往從之遊時觧貳卿致政退居于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船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請於觧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歳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東坡居士蘇某記

子姑神記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黄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黄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為婦人而寘筯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筯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為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為

侍妾而其妻妬悍甚見殺於厠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為直其寃且使有所識於人間葢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為賦詩且舞以娱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荅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于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

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遂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隂私與休咎可謂知矣又知好文字而耻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為録之荅其意焉

天篆記

江淮間俗尚鬼歲正月必衣服箕箒為子姑神或能數數畫字黄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録以記之今年黄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為口置筆口中與人問荅响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若谷再世

為人吾是以降焉著篆字筆勢竒妙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予篆三十字云是天蓬呪使以隷字釋之不可見黄之進士張炳曰久濶無恙炳問安所識荅曰子獨不記劉苞乎吾即苞也因道炳昔與苞起居語言狀甚詳炳大驚告予曰昔嘗識苞京師青巾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齊州人今不知其所在豈真天人乎或曰天人豈肯附箕帚為子姑神從汪若谷遊哉予亦以為不然全為鬼為仙固不可知然未可以其所托之陋疑之

也彼誠有道視王官豕牢一也其字雖不可識而意趣簡古非虛落閭竊食愚鬼所能為者昔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民多往祠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天下若疑其所托又陋於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奚必於區區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書以待知者

大悲閣記成都府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

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陁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

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傍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

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覩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内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遊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為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劔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内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

心法皆具千手目

廣州東莞縣資福禪寺羅漢閣記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千萬劫本所從來唯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為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何以故衆生所愛無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鄰人從其求乞一爪一

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入諸相能知衆生
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生不滅出輪回處是
處安樂堪永依怙無異父母支體可捨而況財物其一
導師以有為心行有為法縱不求利即自求名譬如鄰
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況肌肉以此觀之愛吝不捨
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故取米投坑穽中見者皆恨若
以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施何異
坑穽而人自然有喜有慍如使導師有心有為則此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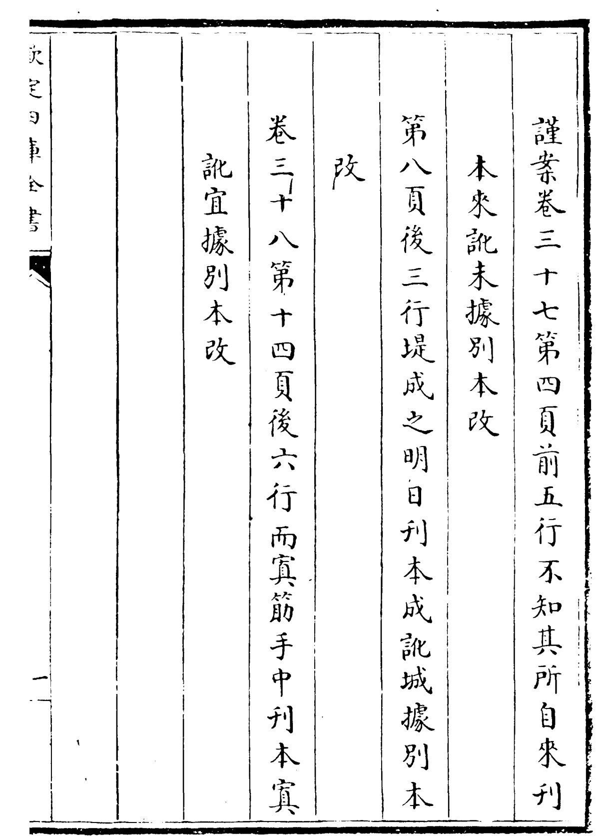
者與棄無異以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貿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況飄墮羅刹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已有而況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愧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

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涌地千柱浮空三成壯麗之極實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説偈言

五百大士棲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栢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璧珠夜明三卜襲吉誰敢爭層簷飛空俯日星海波不揺颶無聲

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氷雪清人無南北壽且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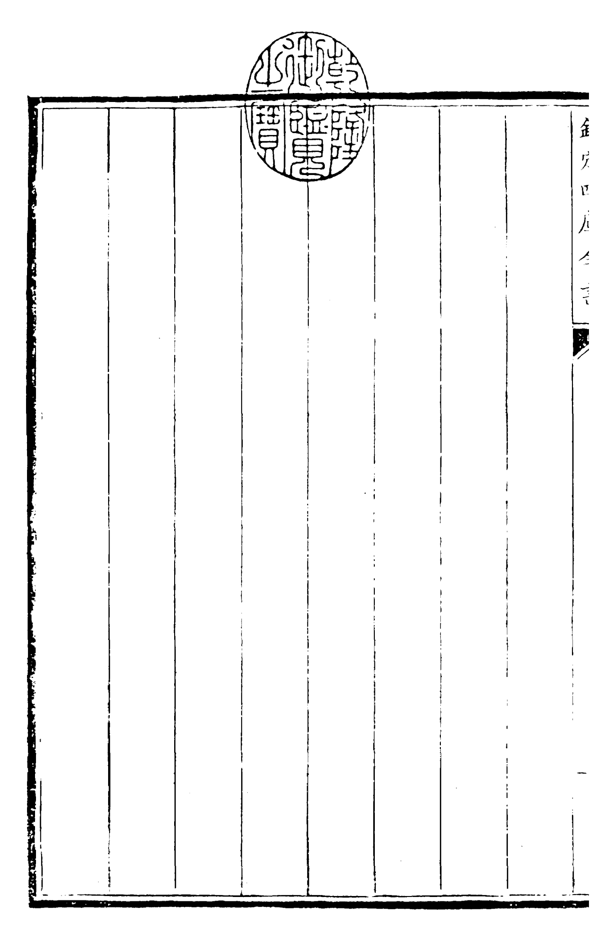
東坡全集卷三十八



謹案卷三十七第四頁前五行不知其所自來刊本來訛未據別本改

第八頁後三行堤成之明日刊本成訛城據別本改

卷三十八第十四頁後六行而寘筋手中刊本寘訛宜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吕燕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八百七十一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三十九

宋 蘇軾 撰

傳十首

陳公弼傳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禄祖瓊父顯忠皆不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悉名取錢者焚其劵而去學成乃名其兄之子庸

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儁坊始為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為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為雩都老吏曾腆侮法粥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腆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學卒為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

作毁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
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
矣以母老乞歸蜀得劒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為開
封府司録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陜
西方用兵顧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
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為狂言徙建
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
下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上

卒用公言以禹為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為御史會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朞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凛凛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户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為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

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狥公不可獨治為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既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公察其寃下德贇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

陰人張元走夏州為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
譏察出入饑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
為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為賊耳此又皆其踈屬無罪
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
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為大理
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顧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為
宿州州跨汴為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
柱至今沿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皇帝勞之

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
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
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既對上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
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為無罪力請還滑
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
涕泣更諫公堅卧不動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
起宛句執濮州通判井淵上以為憂問執政可用者未
及對上曰吾得之矣乃以公為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

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為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為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為公懼公益親信

之士皆指心誓為公死提點刑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為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開拆司滎州煮鹽凡十八井歲久澌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為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朱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公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為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

洛問公聞之即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閒和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巳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狥而流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隷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群盜為是

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為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司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使人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彼不敢動矣況此小國

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今為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今為大理寺丞慥未仕公善著書

尤長於易有集十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篇爲人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士爲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忱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輒先其族人

卒不及其子慥公於軾之先君子為丈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為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其所為公没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就湮没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為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為公傳軾平生不為行狀墓碑而獨為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賛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

冷語言確訒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絶人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藋為之不採淮南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黄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

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馬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荅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劔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

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黄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率子廉傳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晚隸南嶽觀為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居之端默而已人莫見其所為然頗嗜酒往往醉卧山林間雖大風雨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祜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輙徑醉官人恕之公察其異載

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内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絶句書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閤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道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衆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日耶葬之嶽下未幾有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薰

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閒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杖屨而已東坡居士曰士中有所挾雖小技不輕出也况至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知率牛之異也居士嘗作三槐堂記意謂公非獨慶流其子孫庶幾身得道者及見率子廉事益信其然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曾孫鞏使求之家集而補之或刻石置紫虛閣上云

僧圓澤傳

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澄居第祿山陷東都憕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憕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峩眉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絶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

浦見婦人錦襠負甖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
者為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為之子孕
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
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為信後十三
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為
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
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
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十三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

所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澤公健否荅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縁未盡慎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縁恐斷腸呉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煙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此出袁郊所作甘澤謡以其天竺故事故書以遺寺僧舊文煩冗頗為删改

杜處士傳

杜仲郁里人也天資厚朴而有遠志聞黄環名從之游因陳曰願輔子半夏幸仁憫焉使得旋復自古揚摧環曰子言匪實宜蚕休少從容將訶子矣仲曰人之相仁雖不百合亦自然同況吐新意以前乎吾聞夫子雖黄冠衆故求决明於子今子微銜吾為其非儕乎曰吾如貧者食無餘糧獨活久矣子今屑就何以充蔚子乎苟述子之素狂若所請亦大激矣試聞子之志也曰敢問

士何以益智行何以非廉先王不留行者何事也曰此匪子解也夫得所託者猶之射干臨於層城也居非地者猶之困于蒺藜也今子宛如易之所謂井渫不食也非揚淘之而欲其中空清是坐恒山而望扶桑耳勢不可及已使投垢熟艾以求別當世則與之無名異矣其蒙甚顧子白之曰吾自通微預知子高良故謾矜子以短而欲亂子言子能詳微意知所激刺亦無患子矣雖然澤蘭必馨今王明苟起子為赤車使者且將封子子

甘從之乎曰吾大則欲伏神以安息小者吾殊于衆而已矣雖登文石摩螭頭不願也古人有三聘而起松蘿者迫實用也余將杜衡門以居之為一白頭翁雖五加皮幣於我如水萍耳豈當歸之哉環曰然世有隂險以求石斛之禄者五味子之言可也雖吾亦續隨子矣或斥之曰船破須茹酒成於麴猶君之録英才也彼貪禄角進者可誚之也若夫躑躅而還鄉甘遂意於丁沉則吾之所謂獨行之民可使君子懷寳烏久居此為哉余

愛仲善依人而嘉環能發其心故録之為傳

萬石君羅文傳

羅文歙人也其上世常隱龍尾山未嘗出為世用自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輩又以刀筆吏取將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産不暇推擇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温潤縝密可喜隱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自棄於岩穴耶

乃相與定交磨礱成就之使從諸生學因得與士大夫游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文翰得毛頴之後毛純為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幸得收録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令臣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名臣友人羅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蒙名見文德殿上望見異焉因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澤涵濡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鏗可聽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子真

是也使待詔中書久之拜舍人是時墨卿楮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為文苑四貴每有詔命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受楮先生使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馬上嘗嘆曰是四人者皆國寶也然重厚堅貞行無瑕玷自二十石至百石吏皆無如文者命尚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為薦褥賜之其後于闐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之并賜高麗所

獻銅瓶為飲器親愛日厚如純輩不敢望也上得群才
用之遂内更制度修律歷講郊祀治刑獄外征伐四夷
詔書符檄禮文之事皆文等預焉上思其功制詔丞相
御史曰葢聞議法者常失於太深論功者常失於太薄
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以相勸中書舍人羅文久
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歙之祁門三百户封
文號萬石君世世勿絶文為人有廉隅不可犯然摶擊
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常曰吾與兒輩處每慮有

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以是小人多輕疾之或�於上
曰文性貪墨無潔白稱上曰吾用文掌書翰取其便事
耳雖貪墨吾固知不如是亦何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
敢復言文體有寒疾每冬月侍書輒面冰不可運筆上
時賜之酒然後能書元狩中詔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
舉端紫以對策高第待詔翰林超拜尚書僕射與文並
用事紫雖乏文釆而令色尤可喜以故常在左右文浸
不用上幸甘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扈從而文留守長

安禁中上還見文塵垢面目頗憐之文因進曰陛下用人誠如汲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爾以爾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以為上意不悅因不復顧省文乞骸骨伏地上詔使駙馬都尉金日磾翼起之日磾胡人初不知書素惡文所為因是擠之殿下顛仆而卒上憫之令宦者瘞於南山下子堅嗣堅資性溫潤文采縝密不減文而器局差小起家為文林郎侍書東宫昭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秋益壯喜寬大博

厚者顧堅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落難合於世自視與
瓦礫同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平生玩好器用後宮
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守陵拜陵寢郎後死
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散四方高才奇特者王公貴
人以金帛聘取為從事舍人其下亦與巫醫書算之人
游皆有益於其業或因以致富焉
贊曰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考其國邑
在江漢之間為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黟歙間者嗚呼

國既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不絶人豈可以無學術哉

江瑶柱傳

生姓江名瑶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川避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媚川之來甚喜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鐫琢之媚川深自晦匿嘗喟然謂其孫子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矣尚子平何人哉遂棄其孥浪迹泥途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所終媚川生

二子長曰添丁次曰馬𩔰始來鄞江今為明州奉化人瑶柱世孫也性温平外慤而内淳稍長去褓纇頎長而白晳圓直如柱無絲髮附麗態父友庖公異之且曰吾閲人多矣昔人夢資質之美有如玉川者是兒亦可謂瑶柱矣因以名之生寡欲然極好滋味合口不論人是非人亦甘心焉獨與峨嵋洞車公清溪遐丘子望湖門章舉先生善出處大略相似所至一坐盡傾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謂不可及也生亦自養名聲動天下鄉閭

尤愛重之凡歲時節序冠婚慶賀合親戚燕朋友必延為上客一不至則慊然皆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間或逃避於寂寞之濵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官名人游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為善地亦屢屬意於江生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禮之生浸不悦跳身武林道感温風得中乾疾為親友强起置酒高會座中有合氏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輙坐生上衆口歎美之曰聞客名舊矣葢鄉曲之譽不可盡信韓子所謂面目

可憎語言無味者非客耶客第歸人且不愛客而棄之海上遇逐臭之夫則客歸矣尚何與合氏子爭乎生不能對大慚而歸語其友人曰吾棄先祖之戒不能深藏海上而薄游樽俎間又無馨香德發聞惟腥宜見擯於合氏子而府公貶我固當從吾子游於水下茍不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子矣已而果然其後族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蓏失地則不榮魚龍失水則不

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嗟乎瑶柱誠美士乎方其為席上之珍風味藹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出非其時而喪其真衆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識者亦為品藻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可不慎也悲夫

黄甘陸吉傳

黄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黄隱於泥山陸隱於蕭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名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洞庭君尊寵在群臣右久之黄甘始來一見拜温尹平陽侯

班視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貴用事一旦甘位居上吉心銜之群臣皆疑之會秦遣蘇軫鍾離意使楚楚名燕章華臺群臣皆與甘坐上坐吉咈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楚約西擊秦吾引兵踰關身犯霜露與枳棘最下者同甘苦率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功孰與甘曰不如也曰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剥膚剖肝怡顔下氣以固蔕之術獻上上喜之命注記官陶弘景狀其方畧以付國史

出為九江守宣上德澤使童兒亦懷之子才孰與甘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應之曰君何見之晚也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申枱梅福東髙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呿舌縮不復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吉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甘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於是群臣皆服歲終吉以疾免更封甘子為穰侯吉之子為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

官至陳州治中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起説相如回車廉頗屈姪欲弊衣尹姬悔甘吉亦然傳曰女無好醜入宫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美惡之相遼嗜好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葉嘉傳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游名山至武夷悦之遂家焉嘗曰吾植功種德不為時採然

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飲其惠矣茂先葬郝
源子孫遂為郝源民至嘉少植節操或勸之業武曰吾
當為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旗豈吾事哉因而游見陸
先生先生奇之為著其行録傳於時方漢帝嗜閱經史
時建安人為謁者侍上上讀其行録而善之曰吾獨不
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風味恬淡清白可愛
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猶未詳也上驚勑建安
太守名嘉給傳遣詣京師郡守始令採訪嘉所在命齎

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促郡守曰葉先生方閉門制作研味經史志圖挺立必不屑進未可促之親至山中為之勸駕始行登車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質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當大貴嘉以皂囊上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飫卿名但未知其實爾我其試哉因顧謂侍臣曰視嘉容貌如鐵資質剛勁難以遽用必槌提頓挫之乃可遂以言恐嘉曰碪斧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何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猥士幸惟陛下採擇

至此可以利生雖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寔命以名曹處之又加樞要之務馬因誡小黄門監之有頃報曰嘉之所為猶若粗踈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學未經師耳嘉為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勑御史歐陽高金紫光禄大夫鄭當時甘泉侯陳平三人與之同事歐陽疾嘉初進有寵曰吾屬且為之下矣計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名四人歐但熱中而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嘉雖見侮為之起立顏色不

變歐陽悔曰陛下以葉嘉見託吾輩亦不可忽之也因
同見帝陽稱嘉美而隂以輕浮訾之嘉亦訴於上上為
責歐陽憐嘉視其顏色久之曰葉嘉真清白之士也其
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而宴之少選間上鼓舌欣然曰
始吾見嘉未甚好也久味其言令人愛之朕之精魄不
覺洒然而醒書曰啓乃心沃朕心嘉之謂也於是封嘉
鉅合侯位尚書曰尚書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
朝廷賓客遇會宴享未始不推於嘉上日引對至於再

三後因侍宴苑中上飲踰度嘉輒苦諫上不悦曰卿司朕喉舌而以苦辭逆我余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于地嘉正色曰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雖言苦久則有效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顧左右曰始吾言嘉剛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踈嘉嘉既不得志退去閩中既而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上以不見嘉月餘勞於萬機神藹思困頗思嘉因命名至喜甚以手撫嘉曰吾渇見卿久也遂恩遇如故上方欲南

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以兵革為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上深患之以問嘉嘉為進三策其一曰搉天下之利山海之資一切籍於縣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大悅兵興有功而還上利其財故搉法不罷管山海之利自嘉始也居一年嘉告老上曰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每歲貢焉嘉子二人長曰㙚有父風故以襲爵次子挺抱黃白之術比於㙚其志尤淡泊也嘗散其資拯

鄉閭之困人皆德之故鄉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為常

賛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樂山居氏于閩中者葢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彯然風味德馨為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為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為身計葢有以取之夫先王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與民嘉為策以

推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君子譏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於鹽鐵丞孔僅桑弘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

温陶君傳

石中美字信美中牟人也本姓麥氏既破隨母羅氏去其夫而適石氏因冐其姓始中美之生也其父太卜氏以連山筮之遇師☷之爻是謂師之革☲曰生乎土成乎水而變乎火坎以鞣之坤以布之釜以熟之口以内

之腹以藏之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能者樂之以為大腹不能者傷之以為心病衆所説也善孰大焉故因以名字之中美幼輕躁踈散與物不合得其鄉人儲子之意因使從滏水湯先生游既熟遂陶而成之為人白皙而長温厚柔恐在諸石中最有名儲子因秦故司馬錯李斯子由趙高閻樂並薦於秦王得與圃田蔡甲肥鄉羊奭内黄韓音子俱名見是時王方省覽文書日昃未食見之甚喜曰卿等向者安在何相見之晚耶未見君

子惄如調饑卿等之謂也由是皆得進見充上心腹賜
爵土更上食典御旦夕名對所獻納時或粗疏上未嘗
不盡善也秦王以嫪毒事出文信侯而遷太后怒恚數
日不食中美賜爵徹侯食溫定陶二縣號溫陶君中美
既被任用凡有造作自丞相以下莫不是之其為人柔
和有以塞讒人之口故也他日秦王坐朝日旰意有所
思亟名中美將虛以納之中美不熟計以進其說頗剛
鯁志不快之者累日有博士單軫說上曰為其所傷矣

宜有以下之即無患因進其弟子巳升元華於上上意稍平然自是遂踈中美不得為尚食矣中美曰吾為尚食日夕自謂不素餐兮者今吾與羊生輩皆不得進縱復有用者將誅辱乎昔也得充心腹而令也遽不信是有不善我之心雖使時或思我彼將不盡矣遂稱疾以俟就第其後子孫生郡郭者散居四方自號渾氏扈氏索氏石氏為四族云

東坡全集卷三十九

東坡全集卷四十

宋　蘇軾　撰

論一十二首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

論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

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寛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

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禄是賞之道行於爵禄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禄不

足以滿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寛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謹論

御試重巽申命論

論曰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為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為煖雨皆知其所以為潤雷霆皆知其所以為

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為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太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竅空蔀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為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為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貿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其道而

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葢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於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葢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

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謹論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

論曰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强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

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强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説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纍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夷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説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

鞅之見孝公也三説而後合甚矣鞅之懐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髙論以銜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畧而每見輙變以狥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以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髙其道愈髙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甞以難合之故

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

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茍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

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謹論

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論曰為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

於禮之漸靡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强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為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為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别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

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為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為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

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為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脩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也哉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皷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為正之則世之為仁者相率而為偽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

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為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沒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而為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謹論

儒者可與守成論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

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為桑麻魚鼈之民化為衣冠契為司徒而五教行棄為后稷而蒸民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可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脩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數十世而民不叛豈有二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既無以相過則

智勝而已矣智既無以相傾則力奪而已矣至秦之亂則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帝以三尺劒起布衣五年而併天下雖稍輔於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功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為子孫無窮之謀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為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叔孫通亦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其

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為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一代之法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不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者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攻

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為二道故具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文武禹湯之威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物不可以苟合論

論曰昔者聖人之將欲有為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為詳於其始者非為其始之不

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為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倦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

之所出歟聖人之始制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為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為之車服采章以别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足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為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為歡而異宫以為别合食之為樂而異膳以為尊此所以久

而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塟於野此足以為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為妾晝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為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為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享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

為而止夫茍可以為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為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茍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茍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王者不治夷狄論

論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

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録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

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耻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録以為不足録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

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襃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潜公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録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懐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邉鄙則已幸

矣又况乎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謹論

劉愷丁鴻孰賢論

論曰君子之為善非特以適已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

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為己慮之又為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已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讓其弟荆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為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之

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狥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已之所得專有也天

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邪將亦受之其先祖邪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為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讓而為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為法也今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為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為是非常之行

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為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返道矯情以盗一時之名蓋其獘始於西漢之世韋元成以侯讓其弟而為世主所賢天下髙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為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屢歎也謹論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論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事愈大則身愈逸而責愈

重愈小則身愈勞而責愈輕綦大而至天子綦小而至農夫各有其分不可亂也責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則無以任天下之重責輕者不可以不勞不勞則無以逸夫責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慮於內而手足之動作步趨於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君子不以為愧者所職大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後世學衰而道弛諸子之智不足以見其大而竊見其小者之一偏以為有國者皆當惡衣糲食與農夫並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

為百工蓋孔子之時則有是說矣夫樊遲親受業於聖人而猶惑於是說是以區區焉欲學稼於孔子孔子知是說之將蔓延於天下也故極言其失而深折其詞以為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安用稼而觧者以為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夫樊遲之所為汲汲於學稼者何也是非以穀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心以慢其上為憂乎是非以人君獨享其安榮

而使民勞苦獨賢為憂乎是非以人君不身親之則空言不足勸課百姓為憂乎是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君子以禮治天下之分使尊者習為尊卑者安為卑則夫民之慢上者非所憂也君子以義處天下之宜使禄之一國者不自以為多抱關擊柝者不自以為寡則夫民之勞苦獨賢者又非所憂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於中者必形於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實則夫空言不足以勸課者又非所憂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

故曰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謹論

形勢不如德論

論曰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為形勢雖强要以仁義為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拾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為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懽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為君臣其善可得

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為寇讎強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為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邦近多違而遠慮固此以人為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

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以地為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令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皆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荅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

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為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内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為之備患者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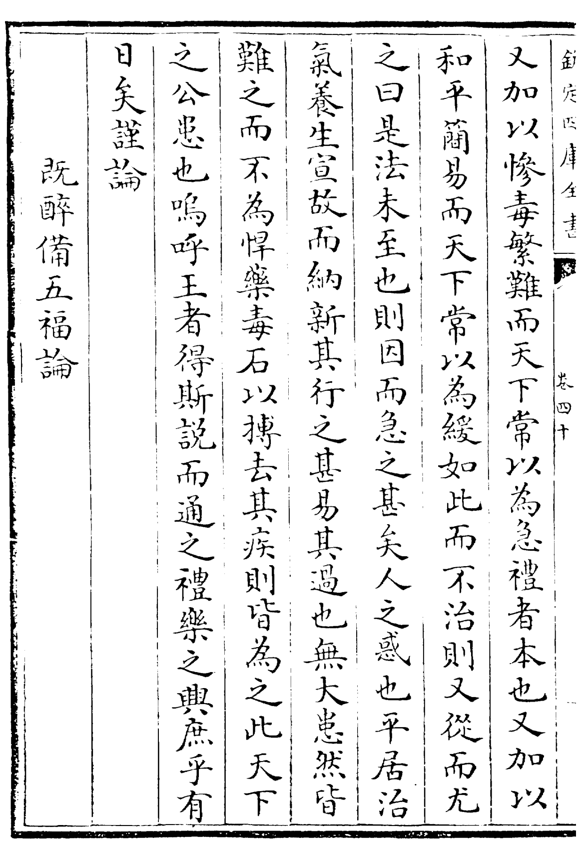
謹論

禮以養人為本論

論曰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為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為定論則塗之

人皆可以為禮令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為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為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甞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為

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為樂非䕫襄而新音代作律謝臯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法者末也



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為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為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為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為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説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謹論

既醉備五福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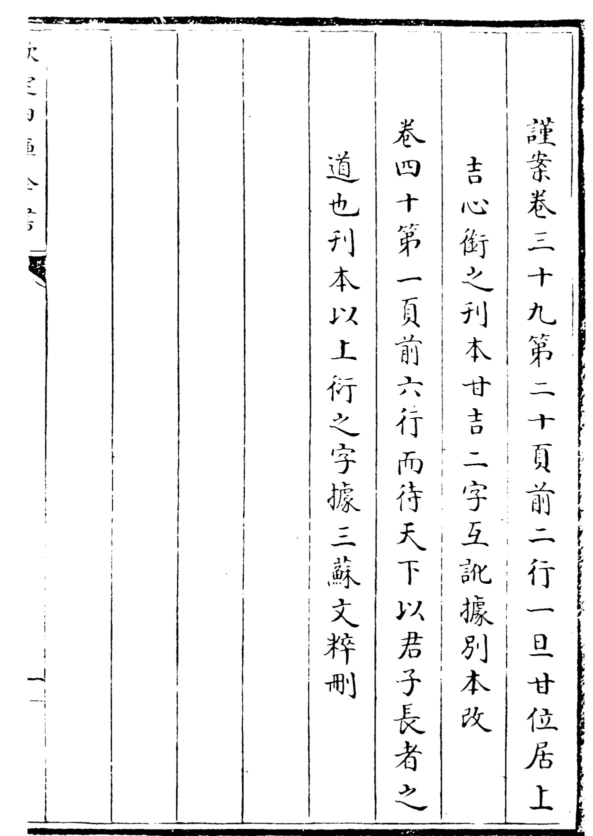
論曰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彊能行之也以其功興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為己勞苦而不怍

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為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脩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効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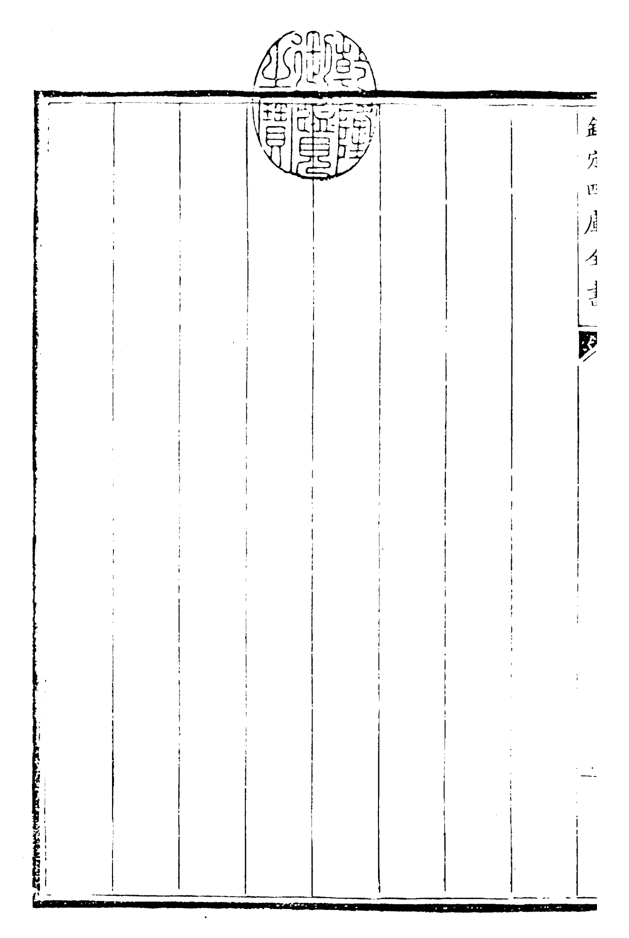
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為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無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為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

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盻盻焉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閒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謹論

東坡全集卷四十



謹案卷三十九第二十頁前二行一旦甘位居上
吉心銜之刊本甘吉二字互訛據别本改
卷四十第一頁前六行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
道也刊本以上行之字據三蘇文粹删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呂燕昭

謄録監生臣周　燮

團 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